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  
第三十五回 擊緹騎五人仗義 代輸贓兩縣懷恩

詩曰： 斜陽明滅浮雲卷，叩闥誰燭忠臣怨。

惟有黔黎不死心，涇渭昭然難為掩。

志抒丹，豈稱亂，一呼直落奸雄膽。

手附勢徒，口指奸雄呼。

朝廷三尺自有法，曷為肆把忠良屠。

一身拼共賊臣死，為國除奸事應爾。

剩取猩猩一寸丹，染入霜毫耀青史。

話說錦衣官校領了差，見江、浙、閩都是好地方，一個個磨拳擦掌的，想要覓個小富貴回去。分頭下來，早有一起先到江陰。此時李御史早已知道了，拜別父母道：「孩兒此去，或邀天幸君恩，得以生還，望勿憂慮。」先安慰了父母奄子，然後向眾親友作別道：「李某論劾權托，褫奪而歸，原圖燕喜雍睦之樂，不料禍不旋踵。此去多死少生。一死報國，人臣之分，只是父母深恩未報，反不得如烏反哺，於心歉然。幸而有兄有子，不乏奉事之人，我也可放心前去。」親友聞之，盡皆流涕。李公反絕無愁慘抑鬱之容，乃作詩別友人徐無修曰：

相逢脈脈共淒傷，訝我無情似木腸。

有客冲冠歌楚些，不將兒女淚沾裳。

其二：

南州高士舊知聞，如水交情義拂雲。

他日清時好秉筆，黨人碑後勒移文。

又別妹丈賀說茲曰：

莫說蒼蒼非正色，也應直道在斯民。

憐君別淚濃如酒，錯認黃梁夢裡人。

親友們安慰了一會，都回去了。他只畜好友徐元修在書房同宿，逐日談論詩文，不及家事，父母叫他內裡去宿，他也不肯，恐對家人婦女哭泣之狀，方寸要亂。他竟一無所顧。及至縣尊到門，他便挺身就道，止同一個表兄飄然長往。終日路上吟詩作賦，每得佳句，便擊節歎賞，全無一點愁苦的光景。途中又作《述懷詩》一首，道：

便成囚伍向長安，滿目塵埃道路難。

父母驚心呼日月，兒童洗眼認衣冠。

文章□載虛名誤，封事千言罪業彈。

寄語高堂休苦憶，朝來清淚飽盤飧。

又過丹陽，道中作：

已作冥鴻計，誰知是僇民。

雷霆驚下土，風雨泣孤臣。

懷忠思賢聖，艱難累老親。

生還何敢望，解網羨湯仁。

詩句甚多，不能尺述，無非思親、念友、咎己、望君之意。這也不題。

再說那班官校到無錫來拿高總憲，高公早已知之，說道：「我當日掌院時，因要整肅綱紀，懲創奸貪，纔劾崔呈秀，乞行遣戍。也只欲為國除奸，他卻避禍投在魏闈門下為子。官校此來，必是仇人陷害我，怎肯把父母遺體去受那無軸的刑法？此去必為楊、左之繼矣。我果結黨欺君，死也心服；今為仇人所害，豈不是忠孝兩虧？我不如死於家，也得保全父母遺體。」暗暗自己籌劃定了，也不現於辭色。及聞官校已渡江而來，便歎道：「罷了，今日是我的歸期了！」遂吩咐下些家事，命人備酒，大會親友，與眾人作別。此時親友也來得少了。高公道：「刻因赴京在即，故與列位相別，開懷暢飲。」這些親友也有要勸解他的，也有要為他籌劃的，見他全無憂愁之態，反暢飲取樂，到不好開口。

酒散後，叫取水來沐浴，吩咐家人：「各自休息，不要驚恐，料無甚大禍。讓我獨坐片時再睡。」先家人都怕他尋死，時刻提防，卻不見他著意，此時上下人都倦了，果然不防他。大家散去，高公獨坐書房，整肅衣冠，焚了一炷好香，展開一幅紙來，寫下一回遺疏道：「臣今雖蒙冠奪，昔日卻為大臣。大臣義不受勅，今欲軒大臣，是勅國也！臣謹遵屈平之遺策，願效犬馬於來生。願使者持此以覆命。」其大略如此。寫畢封固，上書「付長男世儒密收」。到三更時，開了花園門，走到魚池邊，把焚的香帶了擺下，向北叩頭畢，又遙拜謝了祖宗、父母，起身向池內一跳。正是：

昔聞止水沉江相，今見清池溺直臣。

同是汨羅江上派，英靈應結子胥魂。

公子高世儒終是放心不下，潛自起來到書房來，見書房門開著，絕無人影，吃了一驚；見桌上放著遺書，知是去尋死，急出來，且哭且尋。來到後邊，見園門也開了，急急來到魚池邊，只見炷香未絕，池水猶動，似有人在內，便放聲大哭。驚動了夫人，喚起外面眾家人來，下池去撈，抬上來，已是沒氣了，免不得一家痛哭，備辦後事。

次早，具報各地方官，無錫縣聞報，吃了一驚，忙詳報各上司撫院，隨即差官來驗看。府、縣俱到，只見高公濕淋淋的一個屍首停在廳上，合家圍著哭泣。各官拜過，揭開面帕看，確是高總憲的真屍，也都沒得說，只埋怨公子道：「年兄們怎不小心防護，致令尊翁老先生自盡？尊翁是朝廷大臣，就到京也無甚大事，何至如此！倘或朝廷要人，怎處？」知縣道：「只好待官校來看過再殮。」知府道：「豈可暴露多日。」不一時道尊也來拜了，也沒得說。高公子求他做主收殮，道尊向府、縣道：「高大人投水是實，我們公同目擊，各具結詳報，待上台具題。」這裡竟入殮。各官候殮而散。

不日官校到了，聞高公已死，他們就當做一樁生意放起刁來，道：「這必是假死；就是真的，既奉聖旨拿人，你們做有司的就該預先拘管，如何容他自盡？我們不獨不能回旨，先就不能回魏爺，一定要開棺看。」各官俱無言以對。只有無錫縣教諭上前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你們說他是假死，各上台親自驗過，纔具結審報，各憲具題，誰敢擔欺君之罪？若為有司不拘管，這機密事我們如何得知？你們既奉旨拿人，就該星夜而來，迅雷不及掩耳纔是，為何一路騷擾驛站，需索有司，致違欽限，使他聞風自盡。我們到不參你罷了，你反來鑽什麼？」官校雖還勉強爭鬧，終是他的理正，只得又鑽高公子，說他不預先防守救護，要把他抵解。高公子道：「罪不及奄孳，若旨上有我的名字，我也不敢違旨；若無我名，你卻也難說。」公子只得央人出來，做好做歹的送他幾□兩銀子作程儀，把遺本交與他覆命。府、縣也都厚贈他，恐他在魏監面前說長說短。那些官校也怕擔擱日期，那蘇杭要拿的人效尤，便不好回話，只得丟手，討人夫馬，星夜往蘇州來拿周順昌。

蘇州府縣知道無錫如此受官校的鑽詐，都早差人將周吏部的宅子時刻巡邏，吩咐他家人防守。周吏部聞之，仰天大笑道：「我也不走，我也不死，直等到京說個明白。大丈夫就死也須痛罵奸權，烈烈轟轟而死，豈可自經溝瀆，貽害地方，連累家屬？」官校

一到，知縣來請，他即拜辭了祠堂，別了奔子，禁止家人啼哭，也略吩咐了些家事：叫兒子用心讀書，好生做人。」魏掌科當日曾托奄寄子與我，今不可因我被禍，便置之不理，須常時照舊周恤，不可負我初心。」這正是：

千金一諾重如山，生死交情不等閒。

世上幾人如杵臼，高風獨步實難攀。

蘇州三學生員見周吏部被誣，相約去見撫院見毛一驚，求他緩些開讀，好上本申救。毛撫院道：「旨意已下，誰敢亂救？諸生此舉，到是重桑梓而薄君臣之意了。」諸生齊聲道：「生員等於君臣之義不薄，只是老大人父母之恩太深些。」毛撫院諸生出言不遜，只得含糊答應，支吾他們出去。誰知市上早有一班仗義的豪傑，相議道：「前日無故拿了周御史、繆翰林，如今又來拿周吏部。若說他貪贓壞法，他是極清廉正直，人所皆知；若說他是東林一黨，他又杜門不出，從不輕與人交接；況且與李織造素無干涉，為甚事拿他？這分明是魏太監與李織造通同害人，假傳聖旨。我們只是不容他去就罷了。」

及到開讀的清晨，只見周公青衣小帽，早在此伺候。院道各官相繼到了，只見一路上的人填街塞巷，人集如山，趕打不開。有司只道是來看開讀的，不知內中有個豪傑，起了個五更，在街上敲梆喝號道：「要救周吏部的都到府前聚齊！」故此滿城的挨肩擦背，爭先奮勇來了無數。各官迎接龍亭，進院分班行禮畢，纔宣駕帖。忽聽得人叢中一片聲喊道：「這是魏忠賢假傳的聖旨，拿不得人！」就從人肩上跳出一個人來，但見他：

闊面龐眉七尺軀，鬥雞走狗隱屠沽。

胸中豪氣三千丈，濟困扶危大丈夫。

這個豪傑手中拿了一把安息香，說道：「為周吏部的人，各拿一枝香去！」一聲未完，只見來拿香的推推擁擁，何止萬人，撫按各官那裡壓壓得住？有一個不識時務的校尉李國柱亂嚷道：「甚麼反蠻，敢違聖旨！」只見人叢中又跳出幾個人來，一個個都是：

凜凜威風自不群，電虹志氣虎狼身。

胸中抱負如荊轟，專向人間殺不平。

幾個豪傑上前將李國柱拿住道：「正要剷除你們這伙害人的禽獸！」纔要動手，人叢中又搶出幾個來，把李國柱揪翻亂打，各官忙叫「不要動手」，那裡禁得住？打的打，踢的踢，早已嗚呼了。那錦衣千戶驚得飛跑，只恨爺娘少生兩隻腳，走得沒處躲藏，一把抱住撫院，死也不放。那些校尉都丟下刑具，除下帽子，脫去號衣，混在人叢裡逃命去了。宣旨的禮生怕打，戰兢兢的把駕帖左收右收都收不起，早被那班豪傑搶過去扯得粉碎，把桌子一推，把禮生從上面跌下來跑了。院道各官再三安撫，忙出了一面白牌道：「爾民暫且退散，俟本院具題申救。」把個周吏部急得遍處磕頭，哀告道：「諸位鄉親不是為我，到是害我了！」眾人道：「是我們仗義的打死校尉，扯毀駕帖，都等我們自己去認罪，卻不有累。」

眾人又相議道：「李實這閹狗誣奏，我們去燒他的衙門去！」此時李實正差孫掌家在蘇州催緞匹，聽見此話，嚇得連忙換了衣帽，要叫船逃回杭州。卻好遇著這班好漢，有認得的將他拿住，登時打死，將行李貨物都拋在河內而去，直鬧到曉方散。

次日又來，足鬧了兩三日。府縣恐有不虞，叫將城門關了，一面著人訪拿為首的，一面具題道：「三月□八日開讀時，合郡百姓執香號呼，喧鬧階下，群呼奔擁，聲若雷鳴。眾官圍守犯官周順昌，官校望風而逃，有登高而墜者，有牆倒而壓者，有出入爭逃互相踐踏者，遂至隨從李國柱身被重傷，延至二□日身故。」本之外，毛撫院又具了稟帖到魏忠賢。不期路上又被眾好漢懸住搜下。那城中百姓有膽小的，怕打死了校尉，扯碎了駕帖，要波及滿城，竟棄下家產物件，挈家而逃，有搬下鄉的，有逃出境的，官府雖安撫示禁，人只道是哄他們的，越逃得多。官府見逃人甚多，料這班作亂的羽翼已衰，正好拿人；又恐再走了，忙稟過撫院，盡行拿住到監，不知那些好漢既挺身做事，豈肯私逃？

只有周吏部見百姓逃亡，到為我受害，好生不忍，想道：「我若不隨官校進京，又失了臣節。」遂自來見撫院道：「罪人得罪朝廷，蒙旨拿問，自應受逮，不意釀成大變，幾累老大人。但為臣子者，沒有呼而不來之理，乞老大人解罪人進京。」先撫院要解他去，又怕百姓激怒，今聽見他自己要去，便趁水推舟道：「正是！弟等都要具書保畜老先生，又恐違了欽限，得罪反重，還是去的為是。」此時官校逃去的已都來了，府縣也打發了他們些銀兩，叫他們都到滄墅關等候。次日，周公恐驚動眾人，候至夜間，悄悄的上船。至滄墅關，尋到了官校，纔一同星夜入京。撫院打發周吏部起身後，怕魏監怪他，隨把一千人犯題上去道：「敲梆喝號者馬杰，傳香者顏佩章，打死隨從者沈揚、周文元、楊念如。」又央李實致書與永貞，求他從輕發落。

李實是個慈心的人，向日聽見拿這起人，已自不過意；又見亂了蘇州，打死孫掌家，蘇州撫院如此處治百姓，一發跌足道：「都是我造的罪孽！」連忙寫書子星夜進去求情。原來魏臨聽見激變了蘇州，心中也覺慌張，後接到毛撫院的本，知已調停了，便喚李永貞來商議道：「蘇州濱湖近海之地，人民撒野的地方，若株連殺戮，恐致民變。況江南是漕運重地，不比他處，不如依樣葫蘆，從寬些罷。」卻好顧內閣當國，他也是蘇州人，因念桑梓，再三解說，忠賢便假做人情，止批將為首五人立決，其餘著有司嚴緝。又恐拿黃御史的了杭州，百姓也要效尤，即於本上批道：「黃尊素著該撫提解來京，錦衣衛官校著即撤回。」因此黃御史一路上少吃多少苦。可見得百姓一亂，其功不小。正是：

皇天視聽在斯民，莫道黔黎下賤身。

曾見一城堪復夏，果然三戶可亡秦。

群呼未脫忠臣死，壯氣先捩奸黨魂。

遙想五人殉義日，丹心耿耿上通神。

不說蘇州百姓仗義，浙江黃御史到得了便宜。且說吳江周御史宗建初任湖廣武帳縣時，官清如水，決斷如流，纔守兼優，聲名大振。撫按交章題薦，後改了浙江仁和縣。這仁和縣是附省的首縣，政務繁冗，民俗淳厚，他下車以來，蒞事精明，立法極簡，審理詞訟，任你錢有勢的來情托，他概不容情，並無冤枉。徵收錢糧，任你頑梗，他都設法追捕。合縣百姓都呼之為周青天。稍有閒時，便下學訓課，士子藹然一堂。若再得餘閒，或與鄉之賢士大夫逍遙湖上，或偕德望父老訪民風於四野，所以士民德之。及六年，奏最行，取為御史，合郡為他建祠。不料為倪文煥所劾，道他侵蝕仁和庫帑，坐贓冠職，著撫院追比充餉。此時合縣縉紳為他到蘇州撫院衙門面稟，毫無此事。撫院含糊答應而退。後又有浙江與本處生監、百姓，紛紛具呈保畜，為他分辨。撫院只得面諭道：「如今官員坐贓，概不能辨。若略追少些，便與參本不合，裡面就要拿問，豈不是反害了周御史了？此事本院非不知是冤枉，非不欲委曲保全，但是不認贓、不問罪，言者亦不肯止。不如認了，到可杜後患。諸生等此呈，本院只好存之，以彰厚道。」眾人知道此言近理，只得俯首而回。

不多幾日，又因李實論劾，解了繆翰林進京，這兩處的百姓憐他沒處叫屈，見蘇州有打校尉的事，其中有仗義的道：「蘇州人有俠氣，我們杭州人獨無人心？周爺此去，我們雖不能擊登聞鼓為他伸冤，只是坐贓如許，將何抵償？必致害及一身，累及奄子。不若我們為他糾合些銀，代他完贓，雖然救不得他的罪，也可免他奔子追比破家之苦。」先是幾個人出名寫帖子，知會滿城人道：「前任本縣周父母，六年仁德，恩惠在民。今遭誣害，坐贓數千金。家道清貧，力難完贖，凡我土民，各懷仗義之心，可各量力樂輸，共成義舉。」蘇、杭兩處士大夫，見百姓如此倡議，也相議道：「小民尚知仗義，我輩豈獨無心？」便有幾個紳衿出來為首，內中有慳吝的，延挨不出，眾人也就不肯，俱公同面議，照家私分派，分上中下三等，不怕你不出。其餘那些生監酸子，雖所出有限，卻也集少成多。又有本縣大戶并鹽、當店，俱各□兩五兩的相助，又有一等過往的客商，也道：「我們自周爺在任，鈔稅雜差一些不擾，也輸財相助。」又有衙門各役，也感周爺一味愛民，不肯縱容我們索錢害人，卻從來未曾風打一，不意如今受此冤屈！吏書門役也各以貧富派銀，有在工食上扣支的。百姓們多在城隍廟建醮，祈保生還。又設檯在大殿上書簿樂輸，助周爺完贖，

親手入牒。來往燒香的士女，或一錢二錢，三分五分，□文五文，都入櫝。每逢朔望一併，後至五日一併，統共不下數千金，這都是江浙之民感恩之報。正是：

昔沾恩德邱山重，致使錢財毛羽輕。

畢竟不知可能救得周公性命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